

陶愚川先生是一位有着奇光异彩,值得为之大加点赞的学人,在曲阜师范大学的历史上有着特殊地位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在强调抓阶级斗争之时,陶愚川成了被怀疑的敌特对象,活动受到了监视。依据就是他于1938年10月从美国密歇根大学回国后即赴重庆,“在国民党教育部任职”(陶愚川《留日、留美杂忆》)。1950年又去香港,向其父和曾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社长的大哥陶百川寻求经济资助。虽然不久就返回了大陆,但此行被怀疑是去领受政治任务。有人更猜疑,他带回了一架发报机,放在孔林的一座古墓里。

外语系教授许汝民对我说过,当年,系里曾安排他暗中监视陶愚川。一个星期天,陶离校外出,沿着岚兗公路,径直西行,走到了兗州县。许在公路下,尾随其后,悄悄地跟着,既不能让陶察觉,又不能跟丢。在兗州火车站附近,陶进了一家小饭店,吃了一碗大米饭和一碗鸡蛋汤,就返回了学校。往返60华里之遥,就为了吃了一顿南方人喜欢的米饭。

“文革”前期,陶先生和俄语教授廖世喻合住在一间平房里。房间很小,大概有十来个平方米。当时,一些老教师成为冲击对象。陶、廖都是挨批斗的“牛鬼蛇神”。一天,外语系的几个学生来闹腾。他们在房间外门上方的砖墙上贴了“鳖窝”两个大字的横批,又在门两边贴了“庙小妖风大,池浅王八多”的对联。然后,命令陶、廖每人都大声念一遍。陶先生不紧张、不羞涩,淡定自然地念了一遍。廖先生江南某地的口音较重,因把“窝”念成“kuò”,受到了呵斥。

米芾这个人很怪异,个性清高,举止狂傲,既癫又痴,弄出了许多让常人觉得颇不合情理的事儿。一个宋朝人,却穿唐巾深衣,戴高檐帽,因又嫌高檐帽碍轿顶,索性把轿顶拆下来,坐着个没顶的轿子招摇过市;再就是他有洁癖,据说他洗手之后不用手巾擦,一直拍手到干。遇到一个叫段拂的人,米芾一眼就看中了,连称:“真吾婿也!”后来,米芾真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。传说有一次他让苏东坡看他的宝砚,苏东坡就逗了他一回,故意试试他的宝砚是否发墨,朝砚池里吐了几口唾沫,米芾勃然变色,随将污砚相赠。再者,他爱石成癖,玩石有瘾,竟然具官服向官署前一块丑石下拜,并称之以兄,因此遭弹劾、被罢官,然终不悔……于是,人称他为“米癫”、“米痴”。

自己癫痴不自知,竟求证于苏东坡。据说有一次他很郑重地问苏东坡:人人都说我癫、痴,你说呢?

苏东坡笑笑:我从众。  
米芾的癫狂是有原因的。一是对世俗的抗争,二是哗众取宠,这些都是为了摆脱那个时代笼罩在他心头上的阴影。我们读《宋史》,才得以了解到,米芾的母亲阎氏曾在宫内侍奉过神宗赵项的母亲并为神宗乳母,其实说侍奉是官话,用大白话说那就是神宗皇帝就是米芾的母亲接生的。因为这层关系,用现在的话说就是“走后门”。米芾得以授秘书省校书郎(从八品),从此开始了他的宦海生涯。

那时候科举出身为正



【名家背影】

张顺清

## 陶愚川先生我记忆中的

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,中断多年的科学技术人员职称晋升工作恢复了。因为晋升职称要考外语,外语系应当地驻军单位要求,曾向曲阜的“一四二”医院和“八三八”仓库、兗州的“九一”医院等单位派去教师,举办培训班,帮助有关人员学习外语。当时,陶先生被派到了“九一”医院。培训班结业时,我和系主任陈雅民同志应邀出席了结业典礼,并受到了宴请。开宴前,我问陶老师酒量如何。他没有直接回答,而是说“不要忘记我是绍兴人”。我说“明白了”。我知道,绍兴是出好酒的地方,“状元红”、“花雕”就是那里的名酒。

陶先生在接受了主人的一次敬酒之后,就全然不理会酒桌上的那套程式,不言不语,独自吃了起来,任凭他人说东道西,从不插言。只在医院领导肯定他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和良好的教学效果,一再表示感谢时,他才回了三个字:“应该的。”有个军医说,陶先生掉了几颗牙,他们几次提议为其免费修补,都被谢绝了。此时,陶先生依然不说话,好像军医说的不是他,而是另一个人。事后,我问过陶先生,在“九一”医院期间,正好有机会补牙,为什么不同意呢?他做了简短的回答:“那是自然现象,无需补的。”

陶愚川先生有着很强的记忆力。“文革”初期,外语系所在教学楼的楼道两边墙壁上,满是大字报,其中,也有不少涉及陶愚川的。于是,就有“红卫兵”勒令陶去看关于他的大字报,还要考问,检查他是否看过。这就不得不看了,陶先生拿着一本32开的油光纸笔记本和一个铅笔头,在楼道

尔。呵呵。临古帖尤奇,获之甚幸。”苏东坡还称赞他的书法是“风樯阵马,沉着痛快”。

他信心很足,他抗争,他不服,他几乎谁也不服。他对宋徽宗说:沈辽排字,苏轼画字,黄庭坚描字,蔡京不得笔,蔡卞得笔,但缺少逸韵。说来说去,他是谁也不服!他嫌他们都写得不够自然,不能“振迅天真,出于意外”,把“情”融于隐然的意韵之中。

最后,他甚至连“二王”也不服了。传说有一次宋徽宗新造了一个屏风,让他写几个字,他龙飞凤舞地写完之后,十分得意,把笔一掷,说了一句吓人的话:一扫“二王”恶札,照耀皇宋万古!他的话刚说完,宋徽宗就从屏风后面转过来了。宋徽宗没说话,这耐人寻味!

我认为他说这话也狂也不狂。说他狂,确实有点过了。“二王”是谁?要知道,王羲之是中国的书圣呀!说他不狂,也有道理,米芾这人创新意识特强,《宋史》上说“芾为文奇险,不蹈袭前人轨辙”,为文如此,书法上亦如此,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。先学颜真卿,再学欧阳询、沈传师、段季展、褚遂良,最后学“二王”。米芾的艰苦努力,使他迈往凌云,当时就有人称赞他的书法为天下第一,他在《伯充帖》中谦虚了一下,就心安理得地接受了。他有这个自信,也自觉当得起。

其实,史上也早就有了定评。《宋史》上说他:“特妙于翰墨,沈著飞翥,得王献之笔意。”从这一点上说,那些高中

里走着、看着,偶尔在本文上记几个字。就这样,楼上楼下看一遍,就把揭批他的大字报内容装进了脑子,任凭怎么考问,都能过关了。

外语系的庄上峰先生曾对我说,在老教师中,他最佩服敬重的是陶愚川先生。他说,陶不仅品行好,而且学问也好。他讲了“文革”中他和陶去劳动改造的一些事。有一次,劳动中间休息时,陶请庄随便说个字,他就能背一首里面有这个字的唐诗。庄说了几个字,果然如此。他很敬佩陶先生对唐诗的熟知程度和强记能力,说“不服不行”。

从陶愚川先生所写的《留日、留美杂忆》中得知,他于1912年7月生于浙江绍兴。1930年8月至1934年7月在上海大厦大学教育学院学习。1934年11月,入日本早稻田大学,“专攻教育、哲学及教育史”。1936年秋,又到了美国,“入密歇根大学学习西洋教育史”。1938年10月回国。

陶先生终身未婚。传说,年轻时,他曾有一位恋人,二人情深意笃。不料,未及步入婚姻殿堂,恋人便去了天国,陶先生悲痛不已,从此,便独身一人生活。

陶先生人生旅途的后几年是在泰山疗养院度过的。我在党委工作期间,曾几次去看望他。在疗养院,陶先生对我说过这样的话:“我是单身,但我不是独身主义者。我深知,单身是很苦的。”这大概就是他久藏心底的人生感悟吧。对其苦,苦在何处,苦到什么程度,非单身者是无法想象的。

1998年,陶愚川先生在泰山疗养院去世,享年86岁。

(本文作者为曲阜师范大学教授)

的举子,又有谁能跟米芾比呢?

至于他“冠服效唐人,风神萧散,音吐清畅,所至人聚观之”,也不过是想引起别人的注意罢了,或者说,就是想出名。在封建社会这被看做另类,或者说“不能与世俯仰”。现在看来,这又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呢?眼下很多书画家花钱买版面来“炒”自己,人家米芾可没花钱!

我认为,自书圣王羲之一出,天下书者能从王书这里打出“筋斗”的,只有两人,一是颜真卿,再就是米芾了。正像董其昌说的,“脱尽本家笔,自出机轴,如禅家悟后,拆肉还母,拆骨还父,呵佛骂祖,面目非故。虽苏、黄相见,不无气馁。晚年自言无右军一点俗气,良有以也。”这里单举一字,比如《蜀素帖》中的“岸”字,米芾就比王羲之写得好!有一位大书法理论家批注曰:“岸”妙在横撇。与《集王圣教》“同臻彼岸”字相较,胜在姿态,王则平庸矣。

多少年来,人们一说就是颜、柳、欧、赵四大家,颜、柳、欧都是唐人,不可能评价米芾,可是,赵孟頫对米芾却是崇拜得“五体投地”呀!有一次赵孟頫的一位朋友得了米芾的一幅字,可是令人遗憾的是中间缺了两行,赵的那位朋友要赵孟頫摹仿米字给补上,赵孟頫也答应了。可是,赵孟頫连写了七八遍也没成功,最后只好承认办不了。所以他说:米老书,如游龙跃渊,骏马得御,矫然拔秀,诚不可攀也。

(本文作者为知名作家)

【行走笔记】

## 内比都的白象与别墅

□朱树松

缅甸首都内比都的前身是一个小镇,宽敞平坦的大街上,寥寥无几的行人在树荫下优哉游哉地走着,偶尔可见骑自行车或驾摩托车的人飞奔而过,汽车马达轰鸣行驶的声音几乎听不到。内比都是世界上唯一找不清市区或者说没有市中心的首都。政府机构散建在各处密林山丘的掩映之中,偶露峥嵘,有点神秘。在缅甸政府一位部长助理的陪同下,笔者一行参观了内比都新建的玉石博物馆和白象园。

白象园坐落在内比都俯仰光大金塔的一侧,里面供奉着一大一小两只白象。在缅甸,白象是一种吉祥的象征,据介绍,缅甸将有好兆头的时候,白象才会出现。内比都的那一只大白象就是在内比都被正式宣布为首都的前几年,才在缅甸西北部的原始森林中发现的。当时,缅甸政府还为象征吉祥的白象举行了盛大的庆典,并把白象“请”到新设首都内比都供奉起来,以为缅甸的前程祈福。

其实,在内比都,笔者更感兴趣的是在内比都所寄寓的别墅。

这酒店的别墅群坐落在好大一片起伏有致的山包的坡洼处,环境优雅,空气清新,南国树木如宇盖掩映着一幢幢别致雅巧的别墅楼阁。人居其中,浑然感觉入仙境一般。虽然,其时内比都处于32摄氏度的高温中,可和煦的暖风吹拂得人心陶醉,一下车笔者就感到无比的惬意,没有一丝不适的身处异国他乡的感觉。

这是笔者第一次来缅甸。可这第一次,就被缅甸的自然环境给强烈地吸引住了——多么好的原生态啊!或许,在现实的地球上,这里会被一些政客和所谓的科学家们称为落后,还要“改善”这“落后”的生态,可在笔者眼里,所谓的先进,正是由无情的破坏者的手无端地毁灭着人类的生存环境,逼迫着人类一步步走近死亡,却还乐呵呵地浑然不知!

早上的别墅酒店,一股股嫩草的清芳,融合着带有润露的晨风沁入肺腑,静谧之中,充满着活力。走出别墅,远远地看到有几位酒店的员工正在整理草坪。他们有说有笑地坐在草地上,悠闲地操作着,没有丝毫的紧迫感,就像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在草地上随意地玩耍。从他们洋溢着幸福的表情和顺风入耳、宛如莺啼的笑声声中,笔者想象得出他们心中的安详,艳羡之心顿起,自忖道:这就是“真如自在”的幸福吧!

在另一处树荫里,一位男性员工正俯身在一棵小树下,在树根处慢慢地做着什么,他的草帽抛在远处,看得出来,他已经为周围的树木花丛忙碌了一段时间了——他做工的神态,透出他对自己工作的满意和生活的无忧——自在!自得!物质的充盈,只能使人们产生更大的物欲。只有精神厚重积淀的满足,才是真正的幸福。笔者慢慢地想着,并细细地品味着这块由昆仑龙脉支脉延伸出来的土地。

(本文作者为著名书法家、诗词家)